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七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秦紀二

起閼逢閹茂盡玄黓執徐凡十九年

始皇帝下

二十年荊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朝服設九賓而見之韋昭曰九賓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史記正義曰劉云設文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釋劉原父曰賓謂傳擯之擯九賓擯者九人荊

軻奉圖而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見賢遍翻因把王袖而揕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絶荆軻逐王王環柱而走環音宦羣臣皆愕卒起不意愕五各翻卒讀曰猝後倉卒之卒皆同音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操七刀翻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劒負劒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斷丁管翻荆軻廢乃引匕首擿王中銅柱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翻中竹仲翻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體解支解也解佳買翻王於

是大怒益發兵詣趙就王翦以伐燕燕與燕師代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翦拔薊（薊音計）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遺于季翻）令殺太子丹以獻丹匿衍水中（索隱曰衍水在遼東）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復扶又翻）王賁伐楚（賁音奔翦之子也）取十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王父莊襄王諱楚故謂楚為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度徒洛翻）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

王以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翦因謝病歸頻陽王翦頻陽人也班志頻陽縣屬京兆秦厲公所置應劭注曰縣在頻水之陽杜佑曰美陽本漢頻陽縣故城在縣西南三十里宋白曰因界内頻陽山而名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班志陳留郡浚儀縣故大梁狼湯水所經也水經渠水出滎陽北河東南流至浚儀縣注云始皇使王賁攻魏斷故渠引水東南出以灌大梁因謂之梁溝三月城壞魏王假降殺之遂滅魏降户江翻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易安陵安陵君曰大

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班志汝南郡有平輿縣春秋沈子之國輿音預史記正義讀如字 蒙恬攻寑班志汝南郡有寑縣應劭曰孫叔敖子所邑之寑丘是也世祖更名固始徐廣曰寑今固始寑丘師古曰寑子祉翻劉仲馮曰據後淮陽國已有固始此寑縣自別地余謂郡縣離合無常蓋後來併寑入固始也杜佑曰潁州治汝陰縣有寑丘秦蒙恬攻寑即此 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此鄢郢非楚故都之鄢郢也楚故都為白起所取秦已置南郡據楚都壽春以壽春為郢郢則其前自郢徙陳亦必以陳為郢矣然則此郢乃陳也鄢即潁川之鄢陵與平輿城父地皆相近或曰鄢郢當作鄢陵 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班志

沛郡有城父縣索隱曰在汝南即良鄉史記正義曰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郟城縣東父城者也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誤也左傳及水經注云楚大城城父使太子建居之十三州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之說是城父之名班志云穎川父城縣沛郡城父縣據縣屬郡其名自分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此郡都尉將兵從伐楚者也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然秦漢之制行軍亦自有都尉敗補遺翻李信犇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翦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

寡人乎王翦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將即亮翻復扶又翻王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為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霸水上在長安東三十里霸水古之滋水秦穆公更名王翦請美田宅甚衆王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鄉臣以請田宅為子孫業耳王大笑王翦既行至關此當是出武關也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貸與貣同吐得翻從兵求物也王翦曰不然

王怚中而不信人史記注怚音麤徐廣曰一作粗今空國中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王坐而疑我矣

二十三年王翦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翦堅壁不與戰楚人數挑戰數所角翻挑戰者擿撓敵以求戰也挑徒了翻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飲於禁翻食祥吏翻後以義推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徐廣曰超一作拔裴駰曰據漢書云

甘延壽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手投之拔距猶超距也索隱曰超距猶跳躍也余謂投石以石投人也齊高固桀石以投人是也超距距躍也晋魏犫距躍三百是也

王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班志沛郡有蘄縣史記正義曰徐州縣也康以為江夏之蘄春其誤甚矣

殺其將軍項燕項燕項梁之父

楚蘄渠之翻又音機

也燕烏賢翻

師遂敗走王翦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楚至是亡矣按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為九江鄣會稽三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燕至是亡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勝音升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忽諸言忽然而亡也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熾尺志翻焱弋贍翻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彊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

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戮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蒲蓬逋翻手行也伏鼻墨翻伏地也復言重諾非信也復言謂言必信而可復也重諾重然諾也縻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白公勝欲報其父讎不勝其忿以及其叔父事見左傳荆軻懷其豢養之私不顧七族漢鄒陽曰荆軻湛七族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其族坐之湛沒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要離

吳人為吳王闔盧刺慶忌言其力不足譬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耳靡披靡而死也爾雅䟽鼅鼄即鼄蝥方言自關以西秦晉之間謂之鼄蝥趙魏之間謂之鼅鼄蛛音朱蝥音矛靡溫公揚子注音如字康美為切謂糜爛也余謂康音羨

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俱非爲政事見一卷安王五年

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吳祕曰荆軻以君子之道類之則盜

爾善哉

王賁攻代虜代王嘉嘉奔代見上卷十九年趙既不祀

王翦悉定荆

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秦會稽郡治吳縣兼有今閩越兩浙之地後漢分會稽置吳郡而會稽郡徙治山陰縣劉昭曰禹會諸侯江南而有功因名其山曰會稽會稽猶言會計也會古外

翻

五月天下大酺　初齊君王后賢君王后太史敫女襄王后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言齊東取島夷以海上為邊也或曰齊東邊海不與秦接故不受兵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忘巫放翻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姓譜后本郈氏其後去邑史記正義曰勝音升多受秦間金間古莧翻下同賓客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

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左傳晉圍齊伐雍門之荻杜預曰雍門齊城門也經典釋文雍於用翻康於龍切非也所為立王者為社稷邪為王邪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甄當作鄄音工掾翻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收三晉兵自河東攻秦則入臨晉關鄢郢大夫不欲為

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城南下即南城之下也南城齊威王使檀子所守者王收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楚攻秦自南陽入武關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格如字止也鬭也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誘音酉齊王遂降秦遷之共班志河內郡有共縣史記正義曰今衛州有共城縣共音恭下同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死處昌呂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

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索隱曰謂不詳審用賓客不知其善否也齊田氏亡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樂音洛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勠力以保家國也鄉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柢都禮翻又丁計翻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

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為五帝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曰伏羲神農燧人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為五帝又孔穎達曰鄭玄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五帝者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白虎通取伏羲神農祝融為三皇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

也帝號同天名所莫加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制書謂其制度之命也如淳曰詔告也自秦漢以上唯天子得稱之更工衡翻自稱曰朕古者君臣之間通稱曰朕自秦定制唯天子獨稱之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太上者極尊之稱也始皇自號曰始皇帝故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自漢高帝以尊太公此後不復為追號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周公作謚法緣行之美惡以立謚如幽厲之君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今秦除之畏後人加已以惡謚也謚神志翻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史記正義數色主翻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

初齊威宣之時鄒衍論著終始五德之運所謂終始五德之運者伏羲以木德王木生火故神農以火德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德王土生金故少昊以金德王金生水故顓頊以水德王水生木故帝嚳又以木德王木又生火故帝堯以火德王火又生土故帝舜以土德王土又生金故夏以金德王金又生水故商以水德王水又生木故周以木德王此五德之終而復始也鄒衍以為周得火德蓋以火流王屋為周受命之符且服色尚赤故也就行之說以為終始秦當以土為行今始皇以水勝火自以水為行所謂推五勝也漢初以土為行蓋亦祖衍之說也及始皇并天下齊人奏之始皇采用其說以為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旌旄節旗皆尚黑

數以六為紀改年句斷夏以建寅之月為歲首殷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周以建子之月為歲首今始皇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是改年也自此紀年皆以十月為歲首朝賀以十月朔以水為行故色尚黑水成數六故以六為紀丞相綰言燕齊荊地遠避莊襄王諱故以楚為荊索隱曰丞相綰姓王不為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下遐嫁翻凡自上而下之下皆同音廷尉斯曰班書百官表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衆共之兵獄同制故稱廷尉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

賜之甚足易制易以豉翻史記正義音以職翻非也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鬬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裴駰曰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為三十六郡班書百官表郡守掌治其郡郡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監御史掌監郡守始究翻監去聲康又居銜切余謂守尉監官名也當從去聲若監郡之監則從平聲記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于方伯之國陸

德明釋文鑑古暫翻監於古銜翻可以知矣收天下兵聚咸陽銷以為鍾鐻鐻與虡同音巨虡者所以懸鍾橫曰筍植曰虡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史記正義曰漢書五行志時大人見臨洮長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故銷兵器鑄而象之所謂金狄也一法度衡石丈尺徙天下豪傑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上林在漢長安縣西南秦始起上林苑至漢武帝又增而廣之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程大昌雍錄曰咸陽北阪漢武帝別名渭城阪即九嵕諸山欃也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徐廣曰雍門在高陵縣史記正義曰在今岐州雍縣東余按班志高陵縣

屬左馮翊左輔都尉治焉雍縣屬右扶風二說相去何遠也三輔黄圖曰長安城西出北頭第一門曰雍門本名西城門但長安本秦離宮秦之咸陽則漢扶風之渭城也渭城與長安相去雖不遠然秦時長安未有十二門也豈作史者因漢之雍門而書之歟涇渭言涇渭之交也復與複同音方目翻複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

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

范史隗囂傳王孟塞雞頭道賢注曰在原州高平縣西括地志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有雞頭山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賢曰回中在汧括地志回中宮在雍西四十里史記正義曰言始皇西巡出隴右向西北出寧州西南行至成州出雞頭山東還過岐州之回中宮也余謂上書巡隴西北地則先至原州之雞頭

山而還過回中道里為順若出成州之雞頭則須先過回中而後至雞頭以吾法之前後觀之居然可見

作信宮渭南已更命曰極廟作宮已成而更名也索隱曰言為宮廟象天極故曰極廟天官書中宮曰天極是也

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

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三輔黃圖曰甘泉宮一名雲陽宮關輔記曰林光宮一曰甘泉宮始皇造在今池陽縣西故甘泉山宮周匝十餘里漢武帝廣之周十九里又黃圖曰咸陽非至九嵕甘泉南至鄠杜東至河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別館聯望相屬甬道唐夾城之類也應劭曰築垣牆如街巷甬余隴翻賁山曰秦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應劭曰馳道天子所行道也若今之中道孔頴達曰馳道

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屬之欲翻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班志魯國鄒縣嶧山在北應劭曰邾文公遷于繹即此括地志鄒嶧山在兖州鄒縣南二十二里嶧音亦於是召集魯儒生七十人孔穎達曰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稭議各乖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括地志泰山在兖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一曰岱宗服虔曰封者增山之高禪廣地也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以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曰封泰山告太

平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除地為墠後改墠為禪晉太康地記曰為壇於泰山以祭天示增高也為墠於梁父以祭地示廣也白虎通曰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於泰山之上者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父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惡烏路翻師古曰蒲車以蒲裹輪葅稭班志作苴稭如淳曰苴讀如租稭讀曰戛晉灼曰苴藉也師古曰茅藉也苴本作葅假借用應劭曰稭藁本去皮以為席絀與黜同黜退也

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

師古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班志泰山郡有梁父縣師古注曰以山名縣括地志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父音甫

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

班表奉常之屬有雍太祝令丞

蓋漢仍秦制也秦作畤於雍以祀上帝今采其禮以為封禪禮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封禪書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淵水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山六曰月主祠之萊山七日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時主祠琅邪或曰八神齊自太公以來祠之始皇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班志琅邪郡有琅邪縣山海經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郭璞曰琅邪臨海邊有山曰琅邪臺越王句踐徙琅邪作觀臺以望東海史記曰始皇徙三萬家於臺下是其所作因越之舊也括地志琅邪山在密州諸城縣東南百四十里始皇立層臺于山上謂之琅邪臺邪音耶大樂之樂琅邪之風景也樂音洛初燕

人宋毋忌羨門子高之徒稱有僊道形解解佳買翻銷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皆爭傳習之道經月中仙人宋毋忌白澤圖云火之精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張曰羨門子高仙人居碣石山上服虔曰形解尸解也張晏曰人老而解去故骨如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謂之龍解骨化去迂羽俱翻又憂俱翻

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太史公曰嬴姓分封者為徐氏姓譜曰皐陶子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

徐請得齊戒與童男女求之齊戒之齊讀曰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師古曰自解說云為風不得而至自解猶今言分疏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城班志楚國有彭城縣古彭祖國齊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水經泗水出魯國卞縣北山東南過彭城縣又東過下邳縣入淮時人相傳以為宋太丘社亡而周鼎沒于泗水中故祠泗水欲出周鼎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水經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東南至淮陵入海行三千餘里之衡山南郡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括地志衡山一名岣嶁山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一里漢衡山國在江北秦拔楚郢置南郡唐為荊州江陵府之往

也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幾居依翻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班志湘水出零陵郡零陵縣陽海山北至酃入江括地志黃陵廟在岳州湘陰縣北五十七里舜二妃之神二妃冢在湘陰縣一百六十里青草山上盛宏之荆州記青草湖南有青草山湖因山而名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因葬焉博士以儒學為官漢成帝詔曰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赭音者赤也遂自南郡由武關歸　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張良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凡五世及韓亡良散千金之

産欲為韓報仇為于偽翻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至陽武博浪沙中班志陽武縣屬河南郡有博浪沙索隱曰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史記正義曰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當官道師古曰狼音浪史記作浪正義音狼張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狙擭屬狙之伺物必伏乘其使而擊之狙擊者謂伏其旁而狙伺以擊之也狙千恕翻又千余翻索隱曰漢官儀天子有屬車即副車奉車郎御而從後余謂副貳也漢有五時副車又在屬車之外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索山客翻始皇遂登之罘班志之罘山在東萊腄縣括地志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一百八十里罘音浮刻石旋之琅邪道上黨入旋即

還字之柱也

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二十六年更名民曰黔首孔穎達曰黔黑也凡民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班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成縣西南文穎曰碣石在遼西郡絫縣酈道元曰濡水至絫縣碣石山今於此枕海有石如埇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于鉅海之中名天橋柱碣音桀使燕人盧生求羨門姓譜姜姓之後封子盧以國為氏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坊壞音怪坊讀曰防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盧生使入海還因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録圖

書如後世讖緯之書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而不知此為人名反備非胡

始皇乃遣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匈奴

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為兵賈誼曰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師古曰謂之贅壻言其不當出在妻家猶人身之有肬贅也轉貨販易者為商坐市販賣者為賈贅之銳翻

略取南越陸梁地索隱曰謂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地班表漢高帝功臣有陸量侯須無詔以為列諸侯自置吏令長受令長沙主如淳曰陸量秦始皇本紀所謂陸梁地也

置桂林南海象郡桂林因產桂而名合浦以南山間無雜木冬夏長青葉長尺餘文穎曰桂林今鬱林師古曰桂林今桂州界是其地非鬱林也南海郡今廣州茂陵書曰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韋昭曰今

日南是也以謫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所謂謫戍也晉志曰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師古曰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曰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一也桂陽騎田嶺二也九真都龐嶺三也臨賀萌渚嶺四也始安越城嶺五也師古以裴說為是蜀注曰大庾嶺在虔州永明嶺白芒嶺在道州臘嶺在郴州臨源嶺在桂州謫則革翻處昌呂翻蒙恬斥逐匈奴收河南地為四十四縣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師古曰河南地當北地之北黃河之南余按河出積石過金城隴西安定北地郡界皆東北流北過朔方窳渾間方屈而

東南流逕高闕南又自臨河縣東逕陽山南徐廣所謂陽山在河北陰山在河南者劉昭曰二山皆屬五原郡西安陽縣班志臨洮縣屬隴西郡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縣臨洮水因以為名洮土刀翻延長行也南北曰袤袤音茂逶於為翻迤以支翻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常居上郡統治之威振匈奴暴讀如字劉伯莊音僕栝地志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覆獄者奏當已成而覆按之也故者知其當罪與不當罪而故出入之失者誤出入也築長城及處南越地處昌呂翻

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

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此燒列國史記也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秦之焚書焚天下之人所藏之書耳其博士官所藏則故在項羽燒秦宮室始併博士所藏者焚之此所以後之學者咎蕭何不能於收秦圖書之日併收之也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

日不燒黜為城旦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四歲刑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者以吏為師制曰可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孔鮒孔子八世孫字子魚

鮒音附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班志雲陽縣屬馮翊塹山堙谷塹七豔翻堙音因千八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

陽人多先王之宮庭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師古曰阿近也以其去咸陽近且號阿房索隱曰此以形名宮也言其宮四阿房廣也三輔黃圖曰作宮阿基旁天下謂之阿房括地志秦阿房宮亦曰阿城在雍州長安縣西一十四里史記正義曰按宮在上林苑中雍州郭城西南面即阿房宮城東南面也房白郎翻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關中有南山北山自甘泉連延至嶻嶭九嵕為北山自終南太白連延至商嶺為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度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天官書曰天極後十七星絕漢

抵營室曰閣道北辰為天極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隱宮徒刑者七十萬人史記正義曰餘刑見於市朝宮刑一百日隱於蔭室養之乃可故曰隱宮下蠶室是也徒刑者有罪既加刑復罰作之也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非山石椁寫蜀荊地材康曰寫四夜切舍車解馬為寫或作卸余謂此非舍車解馬之卸即前寫放宮室之寫讀如字皆至關中計宮三百或曰皆至當屬上句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宏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汧陽郡汧陽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班志東海郡朐縣始皇立石海上以為東門闕朐音劬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復扶目翻除也不事者不供征役之

事

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謂羣邪也）惡鬼辟（辟讀曰避）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康曰稱去聲不稱不愜意也余謂康說非也始皇初并天下自稱曰朕至此不稱朕也）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班志梁山宮在扶風好畤縣括地志俗名望宮山在雍州好畤縣西十二里北去梁山九里雍錄曰唐奉天縣有梁山秦之梁山宮正在其地）從山上見丞相車騎

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誹敷尾翻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廉察也秦有誹謗妖言之罪漢除之妖於遙翻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秦置御史掌討姦猾治大獄御史大夫統之諸生傳相告引傳相告引者謂甲引乙乙復引丙也傳株戀翻相如字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

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誦孔子之言以為法也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為胡亥奪嫡殺扶蘇張本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東郡本衛地秦徙衛于野王以其地置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燔音煩爇也

遷河北榆中三萬家河北河之北也賜爵一級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去疾姓馮從才用翻守手又翻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古者天子巡狩所至山川之神各以秩次望祭之酈道元曰營水出營陽郡冷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其山磐基蒼梧之野峰秀數郡之間羅巖九舉各導一溪岫壑負阻異嶺同勢遊者疑焉故曰九疑括地志九疑山在永州唐興縣東南百里其山九峯相似故名元次山曰九疑山在永州方四千里四州各近一隅九域志曰九疑在道州舜陵在女英峯下九疑之第六峰也太史公曰舜南狩崩于蒼梧之野歸葬于江南九疑山山海經曰舜之所葬在今道州零陵界則蒼梧九疑兩處也合而言之者誤也浮江下觀籍柯渡

海渚過丹陽至錢唐史記正義曰括地志海渚云在舒州同安縣東樅舒州在江之中流疑海字誤籍秦昔翻柯音歌班志丹陽縣秦屬鄣郡括地志丹陽故城在潤州江寧縣東南五里班志錢唐縣屬會稽郡漢西部都尉所治唐為杭州治所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陿中渡所謂水波惡處則今之由錢唐渡西陵者是也西陿中渡則今富陽分水之間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班志會稽山在會稽郡山陰縣南有禹冢禹井祭大禹望于南海立石頌德還過吳從江乘渡江乘縣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括地志江乘故縣城在今潤州句容縣北六十里並海上北至琅邪之罘並步浪翻罘音浮見巨魚射殺之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

病平原縣秦屬齊郡漢分置平原郡史記正義曰今德州平原縣南六十里有張公故城城東有津後名張公渡恐此平原郡古津也漢書平津侯公孫弘所封亦近此蓋平津即此津余按公孫弘傳封勃海高城縣之平津鄉則平津非平原津也班志篤馬河至平原東北入海此蓋津渡處射而亦翻並步浪翻始皇惡言死惡烏路翻羣臣莫敢言死事病益甚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班書百官表太僕秦官其屬有車府令秋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史記正義曰始皇崩在沙丘宮平臺之中丞相斯為上崩在外為于偽翻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祕之不發喪棺

載轀涼車中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如淳曰轀輬車其車廣大有羽飾沈約宋書禮志曰漢制大行載轀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壁交路四角金龍飾衡壁垂五采飾羽流蘇前後雲畫帷裳槙文畫曲輪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為虎文史記正義曰轀音館又古玩翻輬音溫涼一作輬音同故宦者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可其奏事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將郎亮翻趙高者生而隱宮康曰餘刑顯於市朝宮刑在於隱室

故曰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雅素也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長子謂扶蘇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

材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通侯漢曰徹侯亦曰列侯應劭曰通亦徹也通者言功德通於王室也張晏曰列侯者見序列也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為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為然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更工衡翻改也數以不能闢地立功士卒多耗數所阻翻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為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

裨將王離（數所角翻下同屬之欲翻付也康音蜀非下以屬同）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趣讀曰促復扶又翻）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繫諸陽周（班志陽周縣屬上郡史記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屬之欲翻令按天寶元年改羅川縣為真寧縣）更置李斯舍人為護軍（班百官表護軍都尉秦官又漢王以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當是時恬已屬吏恐其軍有變故以李斯舍人為護軍

使之護諸將也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會蒙毅為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為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據地理代距沙丘甚遠蓋毅還至代即就繫之遂從井陘抵九原班志井陘在常山石邑縣西史記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東十八里即井陘口會暑轀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孟康曰百二十斤曰石班書貨殖傳鯫鮑千鈞師古注曰鯫膊魚也即今之不著鹽而乾者也鮑今之鮑魚也而說者乃讀鮑為鮠魚之鮠失義遠矣鄭康成以鮑於煏室乾之亦非也煏室乾之即鮑耳蓋今巴荆人所呼鰎魚者是也秦皇載鮑亂臭者則是鮑魚耳而煏室乾者本不臭也

鮑白卯翻鮿音接鮑於業翻鮠五回翻煏蒲北翻鰎居偃翻從直道至咸陽發喪直道即三十五年蒙恬所除者太子胡亥襲位九月葬始皇於驪山下錮三泉師古曰三重之泉言至水也余謂錮者治銅錮塞之也三泉者取九泉之數言之奇器珍怪徙藏滿之謂從府庫之物以實陵便房中藏才浪翻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康注引劉伯莊云機相灌輸以防穿近者余按文勢自機弩至輒射之文意已足機相灌輸是承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之意作如是觀文意甚順射而亦翻史記正義灌音館輸音戍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從才用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

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盡閉之墓中藏重即泄謂工匠若更為第二重機藏與外人近即泄其所以為機藏之事故大事盡則皆閉之墓中大事盡句絕謂既下室則送終之大事盡也重直龍翻　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二事並見前卒子恤翻　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行下孟翻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史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

矣恬祖驁父武及恬三世皆事秦有功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倍蒲妹翻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揚子法言曰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相息亮翻

臣光曰始皇方毒天下而蒙恬為之使恬不仁可知矣然恬明於為人臣之義雖無罪見誅能守死不貳

斯亦足稱也（使如字）

二世皇帝上（諱胡亥始皇少子也）

元年冬十月戊寅大赦　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行下孟翻從才用翻並步浪翻著如字史記正義音丁畧翻）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康曰上音缺下丘逆翻余謂決如字決裂也裂開之隙其間不能以寸喻狹小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

心志之所樂好呼到翻樂音洛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惟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

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更工衡翻塞悉則翻枕之鴆翻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鞫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索隱曰矺貯格翻史記正義音宅與磔同謂磔裂支體而殺之溫公類篇音竹格翻碰也杜故周之杜伯國班志杜縣屬京兆宣帝改曰杜陵財物入於縣官漢謂天子為縣官此縣官猶言公家也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言事相連及皆逮之貢父曰其人存直追取之曰逮其人亡則討而捕之逮易辭捕加力也公子將閭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

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言不敢挾親親之恩廢為臣之節何得以此罪加之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與讀曰預奉書從事將閭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

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說讀曰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宫盡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食讀曰飤又音祥吏翻度不足下調郡縣史記正義曰下遐嫁翻調徒釣翻謂下郡縣而調發之也余謂下讀如字亦通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秋

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廣起兵於蘄史記正義曰即河南陽城縣班志屬穎川郡陽夏縣屬淮陽國括地志陳州太康縣本漢陽夏縣地盤洲洪氏曰陽夏鄉去太康縣三十里夏音賈班志蘄縣屬沛郡有大澤鄉蘄音渠依翻是時發閭左戍漁陽鼂錯曰秦以謫發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索隱曰閭左謂居閭里之左也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今力役凡在閭左者盡發之也又云凡居以富彊為右貧弱為左秦役戍多富者役盡兼取貧弱而發之也班志漁陽縣屬漁陽郡括地志漁陽故城在檀州密雲縣南十八里在漁水之陽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皆為屯長師古曰人所聚為屯長帥也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度徒洛翻失期法皆斬陳勝

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師古曰其官本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索隱曰尉官也漢舊儀大縣三人其尉將屯九百人故云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種章勇翻衆皆從之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百姓賢扶蘇而楚人憐項燕也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蘄蘄下收大澤鄉之兵以攻蘄也乃令符離人葛嬰將兵徇蘄以東攻銍酇苦柘譙皆下之班志符離銍酇譙屬沛郡姓譜葛國既滅其後以國為氏柘苦

二縣屬淮陽國宋白曰柘縣古襄氏之邑春秋時陳之株野漢為柘縣以邑有柘溝而名唐為宋州柘城縣亳州真源縣古苦縣地徇辭峻翻略地也銍竹乙翻酇本作鄺才多翻師古曰此縣本借酇字為之音嵯王莽改縣為贊治則此縣亦有贊音苦音怙行收兵比至陳比必寐翻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尉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不勝守丞死陳勝乃入據陳班志陳縣屬淮陽國史記正義曰今陳州城本楚襄王所築陳國城也師古曰守丞謂郡丞之居守者一曰郡守之丞故曰守丞原父曰秦不以陳為郡何庸有守守謂非正官權守者耳余按秦分天下為郡縣郡置守尉監縣置令丞尉原父以此守為權守之守良是邊固二史作守令皆不在此作守尉皆不在蓋二史令下缺尉字而通鑑尉上缺令字也師古曰譙門謂門上

為高樓以候望者耳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亦呼為巢所巢車者亦於兵車之上為樓以望敵者也譙巢聲相近耳初大梁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師古曰監門卒之賤者耳餘以卑賤自隱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監古衛翻里吏嘗以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使受笞欲起者不能受辱欲起與吏亢也躡足輒翻躡其足也笞丑之翻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數之曰數所具翻又所主翻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謝之陳涉既入陳張耳陳餘詣門

上謁（陳勝字涉）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傑父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則野無交兵（六國皆為與國則兵不交鋒於野矣）縣無守城（諸縣皆畔秦復為六國無復為秦守城者）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陳涉不

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已為秦所滅今立楚為張也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下遐嫁翻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羣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滎陽吳廣字叔滎陽縣屬三川郡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北略趙地復扶又翻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姓譜曰武姓宋武公之後余謂自有謚法以武為謚者多矣而必以武姓為宋武公之後何拘也唐志氏族以為武

氏出自姬姓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遂以為氏此由武后而傳會為之說也趙明誠金石錄有漢敦煌長史武班碑云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官族析分因以為氏邵姓周文王子邵公奭之後或言第十一子聃季載之後

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徇趙予讀曰與

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徇九江郡殷王武丁封叔父于河北是為鄧侯後因氏焉班志云汝陰縣屬汝南郡故胡國九江本楚地秦滅楚分置九江郡項羽滅秦以封黥布者漢高祖更名淮南國後武帝復曰九江郡

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才喻翻

葛嬰至東城班志東城縣屬九江郡括地志東城故城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里

立襄彊為楚王姓譜襄魯莊公子襄仲之後

聞陳王已立因殺

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周市北徇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索隱曰房邑名也爵之於房號曰房君上柱國楚爵之尊者蔡以國為氏也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印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渡河師古曰白馬津在今滑州白馬縣界括地志白馬故城在滑州衛南縣西南三十四里戴延之西征記曰白馬故城即衛之漕邑至諸縣說其豪傑豪傑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班志曰范陽縣屬涿郡應劭曰在范水之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蒯徹即蒯通班書避武帝

諱改徹為通蒯邱怪翻姓也左傳晉有大夫蒯得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畧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畧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則加以鳥羽插之所以示急疾也檄戶歷翻武信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先音悉薦翻君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無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

以車百乘騎二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設備復音扶又翻博士孔鮒諫曰鮒魏相子順之子孔子八世孫即前藏書者也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跌徒結翻踢而踣也陳王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累音良瑞翻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十萬至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京兆新豐東今有戲水驛其水本出藍田北界至此而北流入渭蘇林曰戲在新豐東南三十里戲許宜翻二世乃大驚與羣臣謀

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班表曰少府秦官掌山林池澤之賦以給共養姓譜齊人降郭子孫去邑為章氏少詩照翻邯下甘翻盜已至衆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秦之刑徒已論者輸作驪山請赦之授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服虔曰人奴產子家人之產奴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仲馮曰人奴一物產子又一物臣瓚曰人奴之產子今田客家兒也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卻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君令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

班表曰前後左右將軍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漢大將軍比三公張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柱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王曰王王趙非楚意趣讀曰促上王如字下王于況翻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

廣燕涿郡以北之地代常山以北之地河內本魏地於時屬河東郡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黶音烏點翻又於琰翻九月沛人劉邦起兵於沛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以擾龍事孔甲為豢龍氏及晉士會自秦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師古曰沛本秦泗水郡之屬縣李斐曰沛小沛也索隱曰漢改泗水郡為沛郡治相城故以沛縣為小沛也沛博蓋翻漢高帝事始此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班志曰下相縣屬臨淮郡索隱曰案相水名出沛國沛有相縣於相水下流置縣故曰下相也括地志曰下相故城在泗州宿豫縣

西北七十里項燕為楚將封於項子孫以邑為氏焉吳縣會稽郡治所故吳都也狄人田儋起兵於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擔師古曰儋音丁甘翻劉邦字季為人隆準龍顏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隆高也準頰權準也顏額顙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晉灼曰戰國策云眉目準頞權衡史記秦始皇蜂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頰權頄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黑子今中國通呼為黶子吳楚俗謂之誌誌者記也愛人喜施喜許既翻施式豉翻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初為泗上亭長秦法十里一亭亭長主亭之吏亭謂停留客旅宿食之館史記正義曰國語有寓室即今之亭也亭長蓋今之里長民有訟諍吏留平辨得成其政泗上史記作泗水括地志泗水亭在

(徐州沛縣東一百步有高祖廟)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季狀貌奇之以女妻之(班志單父縣屬山陽郡單音善父音甫妻七細翻呂公女是為呂后)既而季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度徒洛翻比必寐翻)到豐西澤中亭止飲(應劭曰沛縣也豐其鄉也孟康曰後沛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豐本沛之聚邑耳)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被酒(師古曰被加也被酒為酒所加也被皮義翻)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赤帝子殺之因忽不

見嫗感遇翻老母也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雨金又作畦畤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明漢當代秦劉季亡匿於芒碭山澤之閒班志芒縣屬沛郡碭縣屬梁國應劭曰二縣之間有山澤之固故隱其間宋白曰亳州永城縣漢芒縣地括地志宋州碭山縣在州東一百五十里本漢碭縣碭山在縣東芒音忙碭音唐師古又音宕是也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掾曹參傳曰參為掾何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姓譜宋支子食采于蕭後因為氏數所角翻掾于絹翻君為秦吏今欲背之背音蒲妹翻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

刼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數十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 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 音狩後皆類此 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劉季 言投劉季以自保也 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為陳利害 射而亦翻遺于季翻為于偽翻 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為沛公 春秋之時楚僭王號其大夫多封縣公如申公葉公魯陽公之類是也今立季為沛公用楚制也 蕭曹等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以應諸侯項梁者楚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其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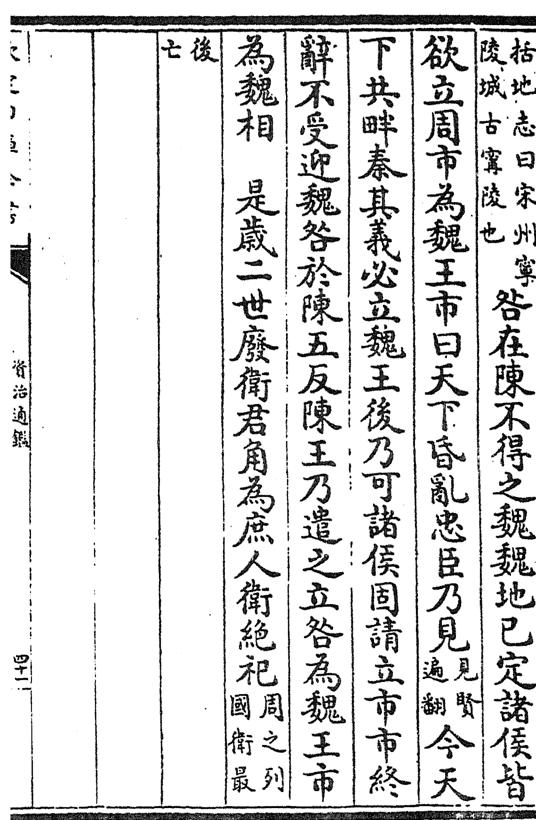
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劒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扛舉也索隱曰說文云扛横關對舉也長直亮翻扛音江才器過人會稽守殷通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余謂戰國之時郡守只稱守景帝中二年七月始曰太守姓譜武王克商子孫分散以殷為氏守式又翻下同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及桓楚將將音即亮翻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誡籍持劒居外梁

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眴音舜動目而使之也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釋名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綬受也繫印之組也以相授受也應劭漢官儀曰綬長丈二尺法十二月廣三尺法天地人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言所殺自數十至百人也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說文曰慴失氣也音之涉翻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下縣會稽管下諸縣也師古曰非郡所都故謂之下也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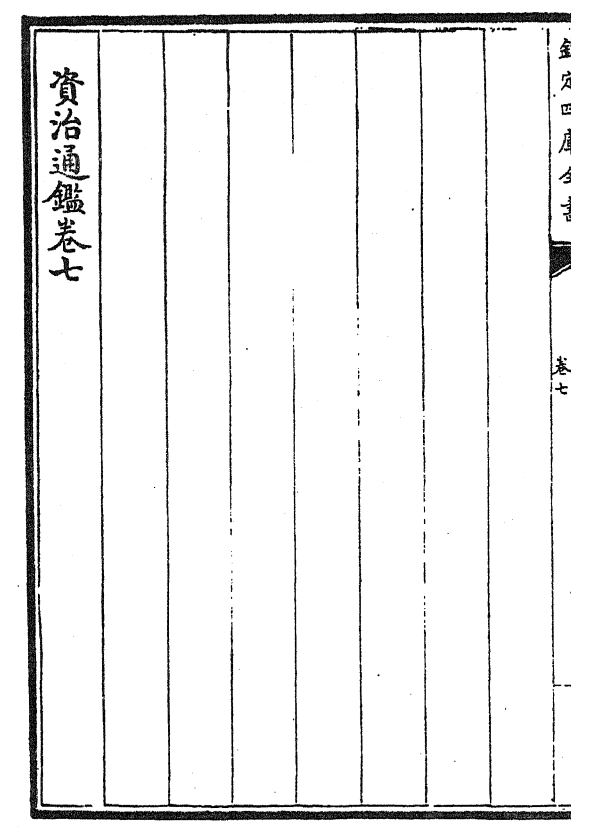
徇下縣籍是時年二十四項籍始于此田儋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健宗彊能得人從才用翻周市徇地至狄周市魏人狄城守田儋詳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詳讀曰佯詐也應劭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廷縣廷也師古曰廷音定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傑欲共立廣為燕王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

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趙獨安敢害將軍家乎韓廣乃自立為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趙王與張耳陳餘北畧地燕界趙王間出師古曰謂投間隙而微出也為燕軍所得燕囚之欲求割地使者往請燕輒殺之有廝養卒走燕壁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廝音斯養羊尚翻見燕將曰君知張耳陳餘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杖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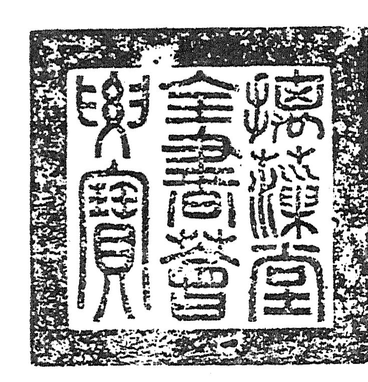
（亮翻龔止榮翻馬楇也）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將相終已耶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參猶三也）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易弋豉翻）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將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　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寗陵君咎為王（寗陵即漢之寗陵縣屬陳留郡）



括地志曰宋州寧陵城古寗陵也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皆欲立周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見賢遍翻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　是歲二世廢衛君角為庶人衛絕祀周之列國衛最後亡



資治通鑑卷七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八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閼逢敦牂凡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泗川郡即泗水郡秦郡置守尉監文穎曰秦時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人名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雍於用翻姓也風俗通雍姓周文王子雍伯之後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

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壯者泗川守之名班志戚縣屬東海郡括地志沂州臨沂縣有戚縣故城戚如字如淳將毒翻余以地理考之沛郡之與東海相去頗遠壯兵敗而走未必能至東海之戚班志沛郡有廣戚縣章懷太子賢曰廣戚故城在今徐州沛縣東恐是走至廣戚之戚也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貢父曰得殺之者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司馬掌兵周之夏卿春秋之時晉置三軍及新軍各有卿佐復置司馬以掌軍中刑戮之事後復分為左右又其後也軍行有軍司馬假司馬下至部曲有候有司馬周章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曹陽亭在弘農東十三里魏武改曰好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在陝縣西四十五里括地志在陝州桃林縣東十四里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

敗補邁翻復扶又翻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刎扶粉翻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益守滎陽以扞叔宋白曰秦立三川郡初理洛陽後徙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周章即周文秦兵旦暮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陽遺兵留兵也少詩沼翻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陳涉之自王也以吳叔為假王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受王令也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臧楚

令尹印以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周宣王狩于敖左傳晉師在敖鄗之間後漢志滎陽有敖亭秦立敖倉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上臨河有大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郯師古曰郯東海縣音談索隱曰非也此時章邯軍未至東海此郯別是地名或恐郯當作郟郟是郟鄏之地史記正義曰郟是春秋時郟地楚郟敖葬之今汝州郟縣城是鄧說陽城人陽城河南府縣與郟縣相近又近陳余按索隱以為河南之郟鄏正義以為汝州之郟時章邯兵至滎陽則已過郟鄏而東矣正義之說近之章邯別將擊破之銍人伍逢將兵居許伍姓也春秋時楚有伍舉

伍奢許春秋許子之國班志屬穎川魏文帝改曰許昌唐為許州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陳陳王誅鄧説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數所角翻誚七笑翻責也秦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為三公漢因之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資二翻睢香萃翻謂肆情放縱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佗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桎梏械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桎職日翻梏姑沃翻夫

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狥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斷丁亂翻則權不在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絶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犖呂角翻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說說讀曰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衆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去年

趙王使李良畧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畧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班志石邑縣屬常山郡井陘山在西塞悉則翻陘音刑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將即亮翻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拜謁而起顧從官而慙也從才用翻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將

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以故者以此故也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郯陳當作凌陳勝傳作凌人秦嘉秦姓也春秋時魯有秦堇父班志曰東海郡漢高帝置應劭注曰即秦郯郡余按裴駰所云三十六郡本亦無郯郡漢東海郡則治郯耳陳王聞之使武平君畔為將軍監郯下軍秦嘉不受命自立為大司馬惡屬武平君惡烏路翻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時章邯為上將

將兵東討故使欣為長史以佐之據項籍傳翳為都尉姓譜飂叔安裔子董父好龍帝舜嘉焉因賜姓董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監古銜翻臘月張晏曰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云胡亥二年十月誅葛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瓚說是也陳王之汝陰之往也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在沛郡城父縣東劉昭曰汝南山桑縣故屬沛有下城父聚父音甫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降戶江翻初陳涉既為王其故人皆往依之妻之父亦往焉陳王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妻之父怒曰怙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

而去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客出入愈益發舒言陳王故情或說陳王曰客愚無知顓妄言輕威陳王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陳王者陳王以朱防為中正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令之不是輒繫而罪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輒自治之諸將以其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史言陳王棄其親故遂死於莊賈之手故先以故人二字發其端乃及慢其妻父事次及客事客先與陳王傭耕及其據陳而王遮道求見陳王載與俱歸後以客言其故情遂殺之輕威者言輕其為君之威重也顓與專同陳王故消人將軍呂臣

為蒼頭軍魏有蒼頭二十萬蓋前乎此時已有蒼頭軍矣應劭曰時軍皆著青巾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識別也起新陽班志新陽縣屬汝南郡應劭曰在新水之陽括地志新陽故城在豫州真陽縣西南四十二里攻陳下之殺莊賈復以陳為楚

葬陳王於碭諡曰隱王初陳王令銍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關留已徇南陽聞陳王死南陽復為秦宋留以軍降二世車裂留以徇　魏周市將兵略豐沛使人招雍齒雍齒雅不欲屬沛公即以豐降魏雅素也沛公攻之不克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

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以誼可就功乃求得趙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項羽改信都曰襄國漢復為信都縣屬信都國後漢復曰襄國東陽甯君秦嘉文穎曰秦嘉東陽郡人為甯縣君臣瓚曰陳勝傳凌人秦嘉然則嘉非東陽人嘉起于郯號大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一人秦嘉又一人師古曰瓚說是東陽者為所屬縣甯君者姓甯時號為君姓譜衛卿甯氏之後又晉有甯嬴以邑為姓聞陳王軍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定陶下班志方與縣屬山陽郡定陶縣屬濟陰郡史記正義曰方與今濟州縣定陶今曹州縣方與音房預使公孫慶使齊欲與之

并力俱進并必正翻齊王曰陳王戰敗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首事謂最先起兵伐秦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索隱曰左右校卽左右校尉校戶教翻呂將軍走徵兵復聚如淳曰徵要也徵散卒復相聚也師古曰徵工尧翻余謂從如氏之說當音於尧翻與番盜黥布相遇番卽番陽縣漢屬豫章郡英布為盜于江中番陽令吳芮妻之以女故謂番盜番蒲何翻攻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復以陳為楚黥布者六人也六春秋之六國也秦為縣屬九江郡漢屬六安國括地志六故城在壽州安豐縣南百三

十里宋白曰今新州東廣濟縣即秦漢之六縣英布都六古城猶存姓英氏姓譜英出自偃姓皋陶之後封於英因以為氏坐灋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長知兩翻乃率其曹耦曹輩也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衆已數千人番君迺以女妻之妻七細翻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班志留縣屬楚國括地志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即張良封處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為廄將廄將蓋掌馬良

數以太公兵灋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佗人言皆不省說輸芮翻為于偽翻下平為同省悉井翻察也後以義推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留不去張良從沛公始此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尼將兵北定楚地師古曰尼古夷字類篇曰古仁字又延知翻屠相至碭班志相縣為沛郡治所括地志故相城在徐州苻離縣西九十里相息亮翻碭徒郎翻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班志蕭縣屬沛郡唐屬徐州蕭西謂在蕭縣之西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班志下邑

縣屬梁國還擊豐不下廣陵人召平爲陳王徇廣陵未下廣陵縣屬九江郡班志爲廣陵國都唐爲揚州姓譜召姓周文王子召公奭之後召寔照翻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令拜項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廼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班志東陽縣屬臨淮郡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括地志東陽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七十里酈水經注曰淮陰縣楚漢之間爲東陽郡遣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蘇林曰令史曹史也晋灼曰漢儀注令吏曰令史丞吏曰丞史師古曰晋說是居縣中素信謹稱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

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易以豉翻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將即亮翻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衆從之乃以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渡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衆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班志下邳縣屬東海郡應劭曰邳在薛其後徙此故曰下邳臣瓚曰有上邳故曰下邳史記正

（義曰下邳泗水縣也）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大逆無道（倍蒲妹翻）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胡陵即湖陸班志屬山陽郡漢章帝改曰湖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地故魏地也）梁巳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章邯軍至栗（班志栗縣屬沛郡）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括地志曰故薛城古薛侯國也在今徐州滕縣界）沛公從騎百餘往

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班志襄城縣屬潁川郡史記正義曰今許州縣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班志居巢縣屬廬江郡春秋楚人圍巢巢國也史記正義曰即夏桀所奔地署灼曰鄛音勦絕之勦師古音巢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事見四卷周赧王十九年至今當屬上句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

公南方之老人虞書志林曰南公者道士識廢興之數知亡秦者必楚漢書藝文志南公十三篇六國時人在陰陽家流臣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蠭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蠭古蜂字蠭起如蠭之起言其衆也一説蠭與鋒同言鋒鋭而起者爾雅翼曰蠭近其房輙羣起攻人故曰蠭起之將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徐廣曰順民望以其祖謚為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班志盱眙縣屬臨淮郡史記正義曰今楚州縣矹勝之南兖州記盱

眙本春秋善道地宋屬泗州音吁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潁川故韓地秦置郡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後漢志陳留郡平丘縣有臨濟亭水經注曰田儋死處史記正義曰今齊州臨濟縣又曰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余按正義所云臨濟乃田儋所起狄縣地也非魏王咎所居臨濟也後漢志及水經注為是魏王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王儋及楚將項它皆將

兵隨市救魏（它徙翻）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讙囂欲令敵人不知其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橫銜之繣結於項繣結礙也絜繞也蓋為結紐而繞項也銜戶緘翻繣音獲絜音頡）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為于偽翻予讀曰與）與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班志東阿縣屬東郡括地志東阿故城在濟州東阿縣西南二十五里）章邯追圍之齊人聞田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雨三日以往為霖）武

信君引兵攻亢父（亢父音抗甫）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括地志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在州東九十一里余按班志濟陰成陽縣有雷澤此成陽與定陶濮陽皆相近非城陽國之城陽）楚軍軍濮陽東（班志濮陽縣屬東郡括地志濮陽縣在濮州西八十六里濮音卜）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曰振起也收散卒自振迅而起）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環守為固環音宦）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

歸田榮迺立儋子市為齊王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閒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　郎中令趙高（班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門戸臣瓚曰掌郎内諸臣故曰郎中令武帝改光禄勲）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言之乃説二世曰天子之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也且陛下富於春秋（謂少年此去春秋多也）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譴去戰翻責也當丁浪翻）則

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見賢遍翻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蔡邕曰本為禁中門閤有禁非侍御之臣不得妄入行道豹尾中亦為禁中與臣及侍中習灋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班表秦制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後漢志侍中比二千石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對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

繇（繇讀曰徭役也古字借用）治阿房宮（治直之翻）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為于偽翻下同）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閒古莧翻隙也又讀曰閑餘暇也）趙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于是趙高侍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少我謂輕我以為幼少也）

固我謂輕我以為固陋也趙高因曰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事見上卷始皇三十七年與讀曰預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傍縣近縣也李斯汝南上蔡人陳勝潁川陽城人汝南潁川相近也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因上書言

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弒簡公而取齊國事見左傳卒子恤翻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行下孟翻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又貪欲無厭厭于鹽翻後以義推求利不止列勢次主言趙高居中用事其位列權勢次于人主也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一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以下四世至王安斯說非也余觀李斯書意正以胡亥亡國之禍近在旦夕故指韓安以其用韓玘而亡韓之事警動之韓安之時

其臣必有韓玘者特史逸其事耳李斯與韓安同時而韓安亡國之事接乎胡亥之耳目所謂殷鑒不遠也宗隱于數百年之下譏其說為非可乎信讀曰伸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所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也行下孟翻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屬之欲翻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二世雅愛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

時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
疾左丞相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秦發
兵誅擊所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
苦戍征戍也漕水運也轉陸運也作作役作也事苦言其事勞苦也賦稅大也請且止阿
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下者
得肆意極欲主重明灋謂君臣之勢上之所主者重則下之勢輕主重猶言居重也重
如字康直龍切非也下不敢為非以制御四海矣夫虞夏之主貴
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灋言尚何事於灋也處

（昌呂翻）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羣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下遐嫁翻）案責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屬之欲翻）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榜音彭笞擊也掠音亮考箠也）不勝痛自誣服（自誣以反而服其罪也勝音升）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

反心欲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治直之翻）逮秦地之陿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教官鬬士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辛子恤翻貉莫客翻北方國豸種）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見賢遍翻）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

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御史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更迭也覆審也訊問也更工衡翻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奏當者獄具而奏當處其罪也漢路溫舒曰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上時掌翻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幾居依翻及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破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

相傳會傳讀曰附凡傳會之傳皆同音遂具斯五刑論班志秦法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謂之具五刑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中讀曰仲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黄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

項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公又與秦軍戰於雍丘班志雍丘縣屬陳留郡故杞國也史記正義曰雍丘今汴州縣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

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晉灼曰高陵縣屬琅琊郡）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

項羽沛公攻外黃未下（班志外黃縣屬陳留郡張晏曰魏郡有內黃故曰外括地志曰故周城即外黃之地在雍丘縣之東）去攻陳留（班志陳留縣屬陳留郡孟康曰留鄭邑也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臣瓚曰宋亦有留彭城留是也留屬陳者稱陳留括地志陳留汴州縣在州東五十里）聞武

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班志彭城縣屬楚國彭門記彭祖顓頊之玄孫至商末壽及七百六十七歲今墓猶存故邑號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豹為魏王後九月文穎曰即閏九月時律歷廢不知閏故謂之後九月如淳曰時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若以律歷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盖秦之歷法應置閏者總置于歲末此意當取左傳歸餘于終耳何以明之據漢表及史記漢未改秦歷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固然非歷廢也貢父曰予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歷有閏何故皆以為九月乎盖司馬氏為史記既以秦正月

稱十月遂以閏月轉為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敘之非秦法也楚懷王幷呂臣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碭郡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武安侯將碭郡兵封項羽為長安侯號為魯公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　章邯已破項梁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班志鉅鹿縣屬鉅鹿郡應劭曰鹿林之大者臣瓚曰山足曰鹿括地志曰今邢州平鄉城本鉅鹿宋白曰十三州志鉅鹿堯時大麓之地禹為大陸之野秦滅趙置鉅鹿郡鉅亦大稱也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數所角翻下同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徵讀曰證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說讀曰悅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次將范增為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淳曰卿者大夫之號子者子男之爵冠軍人之首也文穎曰卿子人相褒尊之稱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劉伯莊曰公之子為公子卿子謂卿之子也師古曰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秦地西有隴關東有函谷關南有武關北有臨

晉關西南有散關秦地居其中故謂之關中注已見前當是時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言莫有以入關為利者蓋畏秦也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慓悍猾賊慓疾也悍勇也猾狡也賊殘害也慓頻妙翻又匹妙翻悍下旦翻又下罕翻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阬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師古曰扶助也以義自助也余謂扶義猶言仗義也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

寛大長者可遣懷王乃不許項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陳王項梁散卒以伐秦沛公道碭至陽城與杠里（道碭自碭取道而西也此據班書書之陽城史記作成陽韋昭注曰在潁川則是謂陽城也索隱曰在濟陰則是謂成陽也杠里孟康服虔皆以為縣名而班志無之余按沛公之兵自碭而攻秦道成陽與杠里而後破東郡尉于成武成陽縣屬濟陰成武縣屬山陽濟陰唐為曹州成武屬焉若取道潁川之陽城當自此西趨洛陜安得復至成武耶書成陽為是杠里之地蓋在成陽成武之間杠音江）攻秦壁破其二軍

三年冬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助楚救趙（為項羽封田都張本）

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秦滅衛置東郡尉郡尉也班志成武即衛楚丘地括地志

今曹州縣宋義行至安陽師古曰今相州安陽縣索隱曰傳寬傳云從攻安陽杠里則當俱在河南師古以為相州州縣按此兵猶未度河不應即至相州安陽後魏書地形志巳氏有安陽城後改巳氏為楚丘今宋州楚丘西北四十里有安陽故城是也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䖟不可以破蟣蝨蘇林曰䖟喻秦蝨喻章邯等言小大不同勢欲滅秦當先寬邯等也如淳曰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䖟而不能破蝨今將兵力欲滅秦不可盡力與邯戰即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之搏音博䖟音盲蟣居喜翻蝨音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者擊鼓而行堂堂之陳也故不如先鬬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狠如羊狠何墾翻此併下三語指項羽也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班志東平國有無鹽縣索隱曰在今鄆州之東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者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饑項羽曰將勠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半菽菽豆也臣瓚曰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軍無見糧言軍無見在之糧見賢遍翻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

食與趙幷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埽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屬之欲翻下道屬同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徇其私謂身送其子相齊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朝直遥翻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慴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枝梧猶枝扞也臣瓚曰小柱為枝邪柱為梧今屋極邪柱也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

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以未得懷王之命故曰為假）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羽為上將軍　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應劭曰剛武侯楚懷王將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姓柴宜為剛侯武魏將也孟康曰功臣表以將軍起薛至霸上入漢中非懷王將又非魏將例未有稱謚者師古曰史失其姓名惟識其爵號不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說非也）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皇姓也左傳鄭有大夫皇頡）故齊王建孫安下濟北（濟水以北之地聊城博陽諸城是也）從項羽救趙（為項羽王田安張本）章邯築甬道屬河

餉王離恐敵抄其糧運故夾築垣墻以通餉道屬之欲翻餉式亮翻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召前者召陳餘使前救鉅鹿也陳餘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度徒洛翻下同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史記正義澤音釋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相為於偽翻下欲為同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言十分之中兾有一二分得以勝秦而相保全也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度徒洛翻且餘所

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
虎何益張黶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黶澤將五千人先
嘗秦軍（嘗試也）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趙張敖
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張敖耳之子也）皆壁餘旁未敢擊秦
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言其戰畧有利也）絕章邯甬道王
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復扶又翻）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
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

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章邯引兵卻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蘇角虜王離涉閒不降自燒殺涉姓也閒名也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冠古玩翻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將卽亮翻呼火故翻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惴之睡翻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陳轅相向為門師古曰周禮掌舍王行則設車宮轅門杜佑曰昂車以其轅表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

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數以問餘（數所角翻）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望怨望也又責望也爾雅翼曰怨者必望故以望為怨不意君之望臣深是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重難也言豈以去將印為難也豈疑辭重如字）乃脫解印綬推與張耳（推通回翻）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

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為張耳陳餘相攻殺張本趙王歇還信都

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班志昌邑縣屬山陽郡括地志曰曹州成武縣東北三十二里有梁丘故城是也賢曰昌邑故城在兖州金鄉縣西北遇彭越彭越以其兵從沛公姓譜彭姓大彭之後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班志山陽郡鉅野縣有大野澤鉅野縣唐屬鄆州陳勝項梁之起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彭越字仲長知兩翻下同越謝曰臣不願也少年彊請乃許彊其兩翻與期旦日日出會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

日出時也後期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校長一校之長皆笑曰何至於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文穎曰高陽聚邑名屬陳留圉縣臣瓚曰陳留傳高陽在雍丘西南水經注睢水首受陳留浚儀浪蕩水東逕高陽故亭北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酈音歷姓譜黃帝之支孫封於酈後以為氏食其音異基鄭氏曰魄音薄應劭曰落

魄應行衰薄之貌師古曰落魄失業無次也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將皆握齱握齱急促貌苛細也齱初角翻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易以豉翻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若見沛公若汝也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客冠古玩翻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溲所由翻溺乃弔翻溲即溺也與人言

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第但也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從千容翻沛公至高陽傳舍師古曰傳置之舍人所止息前人已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傳張戀翻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而見酈生倨與踞同洗先典翻樂彥曰牀邊曰倨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共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

衣史記正義曰攝斂着也余謂攝衣起而持其衣也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縱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探吐南翻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往來通之幷數中央為五達也臣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令下之令力丁翻使也即不聽足下引兵攻之臣為内應於是遣酈生下降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為廣野君酈生

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為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為說客使諸侯 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班志開封縣屬河南郡宋白曰今縣南五十里開封古城是漢理所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後漢志河南中牟縣有曲遇聚蘇林曰曲音齲遇音顒師古曰齲音丘羽翻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狥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潁川郡治陽翟因張良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苑陵潁川皆韓地也張良家世相韓故因之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班志平陰縣屬河南郡史記正義曰

今河陰是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轘轅後漢志河南緱氏縣有轘轅關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縣東南索隱曰轘轅為九十二曲是險道也轘音環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齮魚豈翻班志犨縣屬南陽郡水經注溳水出魯陽縣西逕犨縣故城北犨昌牛翻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宛南陽郡治所括地志曰宛故城在宛大城之南隅其西南有二面是師古曰宛於元翻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依險以距敵也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

他道還偃旗幟[旗旂之屬幟即幖也或曰旗幟總稱幟昌志翻]遲明圍宛城三匝[文穎曰遲未也天未明之頃已圍其城矣師古曰文說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文二翻]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

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累力瑞翻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齮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班志丹水縣屬弘農郡括地志曰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二十里南去丹水二百步汲冢紀年曰后稷放帝子丹朱於丹水輿地志云即秦時丹水縣高武侯鰓襄侯王陵降鰓音魚鰓之鰓先才翻入名也史失其姓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陵初起兵在南陽南陽有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王陵亦非安國者韋昭改襄為穰蓋亦穿鑿索隱曰王陵封安國侯是定天下為丞相時封耳此言襄侯當如臣瓚解蓋初封江夏之襄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

鋗姓譜梅本自子姓殷有梅伯為紂所醢與偕攻析酈皆降班志南陽郡有湖陽縣故鄝國析縣屬弘農郡本楚之白羽也酈縣屬南陽郡師古曰析今内鄉縣酈今菊潭縣鋗呼玄翻析先歷翻酈直益翻又郎益翻鄝力救翻所過亡得鹵掠亡古毋無二字通鹵與虜同秦民皆喜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項羽軍漳南括地志濁漳水一名漳水今俗名柳河在邢州平鄉縣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數所角翻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内兵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總言之外門為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走音奏不敢出故道

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嫉妬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孰古熟字通後以義推陳餘亦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馬服謂趙括也白起事並見五卷報王紀遺於季翻勝音升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事見上卷始皇紀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灋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

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郤（塞悉則翻更工衡翻郤讀曰隙）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從子容翻）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戮乎（何休曰伏鈇質要斬之罪崔浩曰質斬人椹也師古曰質謂鍖也古者斬人加於鍖上而斫之鈇音夫又匪父翻）章邯狐疑（狐性多疑每度河聽冰且聽且度故以喻人之懷疑不決者）陰使候始成使

項羽鄭氏曰候軍候也始姓也成名也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三戶漳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水經注曰漳水東逕三戶峽為三戶津括地志三戶津在相州滏陽縣界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水經注汙水出武安山東南逕汙城北入漳郡國志鄴縣有汙城師古曰汙水在鄴西南史記正義曰汙水源出懷州河內縣太行山又云故邢城在河內縣西北二十七里古邢國地也余據此時章邯與項羽相持於邢相之閒正義以為河內汙水非也汙音于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

殷都也臣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昔殷盤庚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索隱曰按釋例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長樂入清水是也汲冢古文曰盤庚自奄遷於北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殷虛舊地名號北冢也宋白曰相州安陽縣其地即紂之都戰國策云紂聚兵百萬左飲淇水竭右飲洹水不流按邑地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所謂北冢即此地此國時為魏寧新中邑史記秦昭襄王拔魏寧新中邑更名安陽虛讀與墟字同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為言之為于偽翻雍于用翻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行戸剛翻瑕丘申陽下河南引兵從項羽服虔

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班志山陽郡有瑕丘縣瑕音遐河南卽漢河南郡地姓譜四岳之後封於申周有申伯左傳齊有申鮮虞楚有申叔

初中丞相趙高史記李斯旣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蓋以其宦人得入禁中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灋中竹仲翻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數所角翻上書請益助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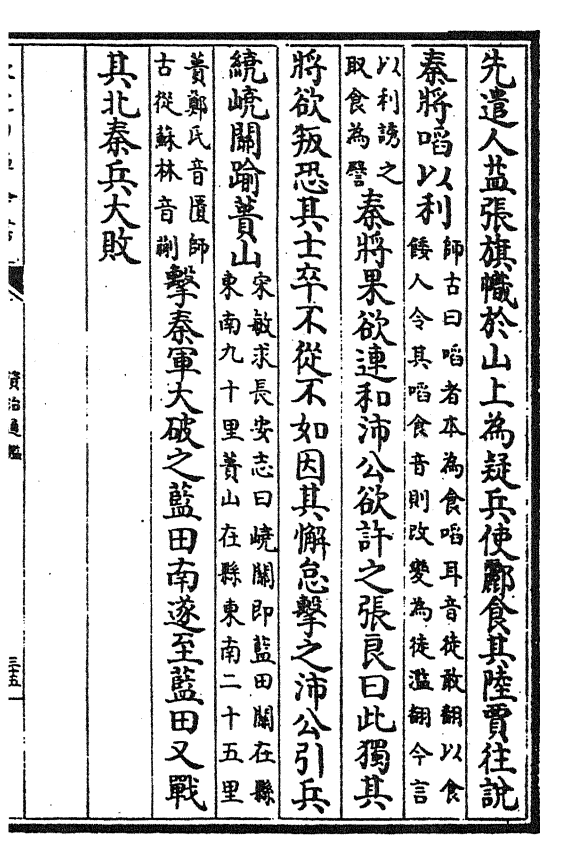
率其衆西鄉（鄉讀曰嚮）八月沛公將數萬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以馬駕車夾轅曰服兩旁曰驂驂七含翻）心不樂（樂音洛）怪問占夢（周禮春官之屬有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云）卜曰涇水為祟（祟雖遂翻人禍也鬼厲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括地志曰在雍州咸陽縣東南八里）欲祠涇水沈四白馬（沈持林翻）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姓譜太伯曾孫

仲弈封於閻鄉又曰唐叔虞之後晉成公子懿食采於閻左傳晉有閻職晉有閻嘉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衛尉掌宮門屯兵其屬有衛士令丞官自侍中尚書博士郎及軍屯吏騶永巷皆有僕射取其領事之號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胡廣曰周廬者衛士於周垣內為區廬師古曰區廬者今之仗宿屋辟綜曰士傳宮外向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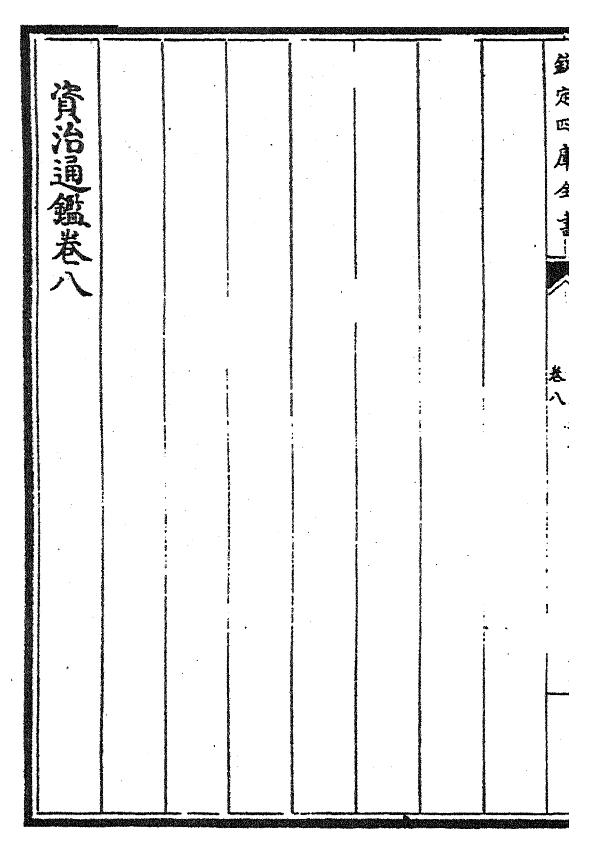
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射而亦翻郎屬郎中令宦者屬少府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乙角翻幃羽非翻單帳也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鬭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即就也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

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為于偽翻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如故便乃立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宜春苑在杜縣南漢起宜春觀於此地九月趙高令子嬰齋戒當廟見受玉璽玉璽即以下和玉所刻傳國璽見賢

過翻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詐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刺七亦翻三族高家以狗遣將將兵距嶢關應劭曰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土地記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荆州晉地道記曰嶢關當上洛西北嶢音堯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顧



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師古曰啗者本為食啗耳音徒敢翻以食餧人令其啗食音則改變為徒濫翻今言以利誘之取食為啗）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蕢山（宋敏求長安志曰嶢關即藍田關在縣東南九十里蕢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蕢鄭氏音匱師古從蘇林音蒯）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資治通鑑卷八